

符号体认的多模态表达

——以儿童文学绘本《咕噜牛》中英文版本为例^①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康喆文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 图文并茂是绘本最主要的特征。绘本因其生动性、趣味性而受到儿童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体认符号学认为,符号体认的路径可通过符码体认、符喻体认、符化体认、符间体认和符域体认得以实现。本文以符号的多模态为切入点,对儿童文学绘本《咕噜牛》的英文和汉语绘本进行分析,尝试扩展体认符号学的研究范畴,并进一步论证符号体认观的可适性。

关键词: 体认符号学;多模态;儿童文学绘本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22)06-0031-07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2.06.012

1 引言

“体验人本观”是王寅(2012: 17)基于后现代哲学中的知觉现象、构建互动论、内部实在论、体验哲学等提出的本土认知语言学理论,其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重在强调“体验与认知”对语言生成的作用。通过众多学者的积极探索与不断推进,这一观点目前在语言研究、翻译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王铭玉、康喆文(2021: 1-8)首次将“体验人本观”与符号学相结合,论证了符号生成的体认过程,并提出了符号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体认符号学”。鉴于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符号综合体”,包括姿势、踪迹、语言、图像、书写、仪式、实物等多重表意方式(王铭玉、孟华,2021: 72),为了扩展“体认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使其研究对象不拘泥于语言符号,本文尝试结合多模态研究,选取儿童文学绘本《咕噜牛》的中英文版本为例,进一步论证“体认符号学”的理论可适性。

2 多模态与体认符号学

近年来,多模态研究逐渐兴起,将“多模态”一词放入中国知网中检索,得到“专家控制”“特征融合”“新闻视频”“语义标注”“语法镜头”“语义分析”“元数据”“信息融合分析”“神经网络”等一些相关词语。可见,多模态已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软件及应用、自动化技术、临床医学、生物学、新闻与传媒、外国语言文学等各个领域。那么究竟什么是多模态呢?顾曰国(2015: 449)认为,多模态指多个感觉器官,如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加上处理各自信号的神经系统。Kress & Van Leeuwen称“模态”是物质媒介经过长时间塑造而形成的意义潜势,是用于表征和交流意会的社会文化资源(李战子、陆丹云,2012: 1)。目前学界公认的关于“多模态”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将“模态”视为感官及相应的神经系统;将“模态”视为符号资源;将“模态”视为信息存在方式(黄立鹤、张德禄,2019: 21)。

作者简介: 王铭玉,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符号学、语言学, E-mail: wmy@tjfsu.edu.cn。康喆文,陕西师范大学全球区域与城市研究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符号学、文化地理。

早在2007年,胡壮麟(2007:1-10)在韩礼德的“语言是社会符号”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认为“社会有意义的行动构成各种社会符号系统,社会符号学没有必要区分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它与话语分析、多媒体分析、教育研究、人类文化学等有更紧密的联系”,由此提出了由普通符号学向社会符号学的扩展。董敏(2012:43)从语言哲学转变为视觉哲学出发,认为社会符号多模态代表着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将从语言图像的时代向图像语言时代转变,语言的本质,是一幅并不能实现指向外部事物功能的元图像,语言成为一种图像或者一种图像的语言。胡易容(2018:3-12)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图像语言”,认为从视觉知觉的源头来看,图像是世界内涵的认知方式,又是一种视觉感知体验的外延式扩容。上述观点看似复杂,实则表达的内容有二:其一,符号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媒介,是具有多种样态的,语言符号仅是其中之一;其二,这些多样态的媒介符号是通过人们的感知传递意义的。人对世界的感知必须首先将世界结构化才能纳入己身,这离不开符号的中介,无论是视觉、听觉、触觉背后都潜藏着最基本的符号中介(马大康,2017:4),本文中我们称这一“符号中介”为“多模态表达”。

若将视野拉回至体认符号学,发现与以上观点不谋而合。体认符号学认为,任何符号想要获得意义,实现符号化首先必须被感知和体验,然后是认知和识别,并将王寅提出的“现实—认知—语言”的语言生成原则扩展为“现实—体认—意义—符号”的符号认知路径(王铭玉、康喆文,2021:7)。可以看出,“多模态”既可以是人们受到外界信息刺激时的不同神经系统反馈,又可以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多种符号表达样态。从根本上讲,多模态符号作为语言符号的衍生品与伴随品,为人们体验世界、认知世界与表达世界构建了一个更为丰富的途径。比起单一的平面符号,立体的多模态符号更加强调“意义再现的场景重构”,为意义传递者和接收者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受,同时将个人意图与社会规约共同交织于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传递中,以此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那么多模态又是如何表达符号体认的呢?

3 符号体认的多模态表达

人的一生都在与符号打交道,通过多模

态的符号与世界互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认知自我、完善自我。儿童时期是人认识世界、理解符号意义、构建认知体系的基础时期。幼童的话语看似童言无忌、天真烂漫,实际上是人在发育早期的一种基本表意符号,由协同表意的声音、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体现,并具有模态协同性、符号性、典型性、交际性、社会性和过渡性等特点(丁肇芬、张德禄,2016:15)。为了能更好地与幼童实现沟通,我们往往会选择更加具有多模态特征的实体符号媒介,例如会做动作的形象玩偶、铃鼓和小喇叭等能够发声的小乐器、塑胶制作的水果蔬菜等,以此来刺激儿童的触觉、听觉和味觉。儿童绘本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绘本又名“图画书”,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的欧美,被国际公认为是“最适合幼儿阅读的图书”。绘本是帮助儿童认识世界,熟悉符号命名、了解符号使用法则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可以帮助儿童形象地了解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认识不同文化的符号表达。

儿童绘本《咕噜牛》(*The Gruffalo*)讲述了一个小老鼠如何凭借咕噜牛从一个个天敌手中逃脱,而当遇到真正可怕的咕噜牛时,凭借智慧吓走咕噜牛的故事。该绘本用词巧妙,妙趣横生,押韵和谐,段落结构相似,帮助小读者记忆并朗读。绘本中主要的符号是语言符号(书面文字)和非语言符号,包括图画、图画中人物的手势、动作、场景等。本文选取《咕噜牛》的中英文版本为例,具体从体认符号学的符码体认、符喻体认、符化体认、符间体认和符域体认(王铭玉、康喆文,2021:3)阐释符号体认的多模态表达。

3.1 符码体认的多模态表达

符码组织并决定着符号的文本意义,它携带着一种意义结构将有限的符号媒介组织起来传递无限的意义,体现了符号传递过程中的体认模式,这一体认模式基于符号与客观现实的互动和心智中的意识加工(ibid.)。绘本中的多模态符号涉及文本和图画的布置排列、图画中符号的大小、文本符号的呈现样态和音节数量等。符码体认在这里要达到一种有“质感”的传递,能够通过绘本上的多模态使儿童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质感层的符号与对象之间是基于相似性的一元关系,译者仅需要根据物理层面的相似性直接进行符号转换。这一层次的符号转换不以传递原文本的深层信息为目的,而是以象似性为基础,传递一种直观感受,实现符号转换过程中的“质感守恒”(佟颖、王

铭玉, 2018: 106)。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咕噜牛》英文和中文封面的书名组成中,英文的“The”明显小于“Gruffalo”,中文的“噜”明显大于“咕”和“牛”(见图1)。



图1 《咕噜牛》英中绘本封面对比

“Gruffalo”和“噜”的突出契合读者在看到题目时的语音感受和视觉感受。中文绘本题目的三个字体相似,同时突出显示“噜”,使读者阅读时语音在此处同英文一样发生变化,达到了符号质感层的守恒。这实际上是通过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模态中的部分信息代替整体信息、部分信息代替部分或整体信息替代部分的一种转喻机制(程璐璐等, 2020: 63)。然而同一译者所译的绘本,同一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封面字体和此处的图像符号并不相同。有些绘本的题目并没有突出字体大小的变化,而是中规中矩的“咕噜牛”,反倒质感上缺少了些许乐趣(见图2)。



图2 《咕噜牛》不同中文绘本封面对比

英文绘本文中符号排列位置和方式并没有出入,但是原文绘本文中除了小老鼠的话和旁白没有斜体,狐狸、猫头鹰、蛇和咕噜牛所说的话均已斜体展示,用以强调说明这些小动物的话外之意,即想吃小老鼠(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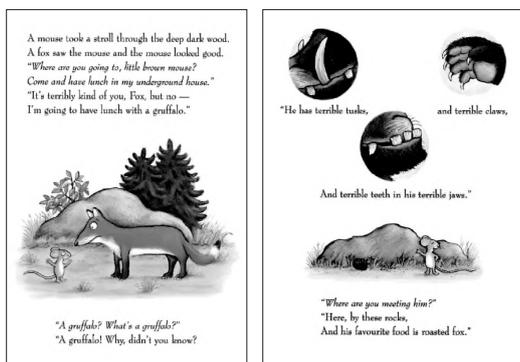


图3 标出斜体的英文绘本

中文绘本文中这些符号特点被隐去了,并没有以任何形式突出。因此本文认为在此处没有做到质感层的符号守恒。但是在小老鼠吹牛后遇到真正的咕噜牛时,中文绘本改变了原绘本的文字大小,突出显示“咕噜牛”三个字,以展现出咕噜牛的可怕和小老鼠的出乎意料(见图4)。

3.2 符喻体认的多模态表达

隐喻作为一种符号表意的机制,其符号化过程在于初始符号与新衍生符号所指意义之间的相似性(王铭玉、康喆文, 2021: 4)。如果符号及其所指对象系基于动态或因果基础的二元关系,这一符号就是指示符或二级范畴符号。指示符号涉及一个图像符号在某个特定场合下的具体意义,与说话者、听话者、时间、空间等因素相关(佟颖、王铭玉, 2018: 107)。例如在《咕噜牛》绘本文中,根据人们以往对动物的认知经验,用“牛”代表笨拙与丑陋,用“老鼠”代表灵巧与聪慧。符号能指在语境、语用等条件的影响下,指向一定的所指,呈现出特定的语义。多模态符号与文本符号实则一致,均是一个完整的、表达意义的符号集合体,是由符号在横向上依据组合关系和在纵向上依据聚合关系编织而成的信息网络(ibid.),多模态的使用语境、使用形态与使用方式均能够使符号呈现出一定的语义。我们来看绘本文中这样一个例子。

(1) 英文绘本: They walked and walked till the Gruffalo said: “I hear a hiss in the leaves ahead.” (Donaldson & Scheffler, 2000)

中文绘本: 一大一小往前走,咕噜牛忽然停下,“草丛里面嘶嘶响,你可知道那是啥?”(任溶溶, 2005)



图4 字体没有变化和被放大的中文绘本

此处的文本符号中并没有提到小老鼠和咕噜牛的体形差异，然而图画中的符号显示的是小老鼠在前面走，咕噜牛跟在后面，而且两者形体差异巨大，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一下子便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见图5）。中文绘本将图画与文本符号相结合，不仅完整表达了语义，同时将原文的角色关系通过隐喻的方式体现了出来。中文绘本中也将咕噜牛的思维层“你可知道那是啥”进行显化处理，在语符上押韵，自然流畅，符合读者口语的习惯性表达。

逃跑！”

“这事还真是有点怪！”咕噜牛说道。

“你还真是不得了！”咕噜牛说道。（任溶溶，2005）

此处的语言符号表达的意义和场景体现了咕噜牛的反应是十分震惊、难以置信的。英文绘本中分别用了两个斜体的感叹词“amazing”和“astounding”来说明咕噜牛的心情（见图6），同时咕噜牛对小老鼠的本事也从不相信到逐渐确认的态度。中文绘本突出显示了感叹词的隐含意义，根据符号意义和场景选择“还真是有点怪”和“还真是不得了”，在语义上层层递进，传递了咕噜牛的交际意图。



图5 绘本中咕噜牛和小老鼠的形体差异

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

（2）小老鼠带着咕噜牛到处转悠，吓得大家都落荒而逃。此时小老鼠对咕噜牛说：“You see?” said the mouse. “I told you so.” (Donaldson & Scheffler, 2000)

咕噜牛对此的反应分别是：

“Amazing!” said the Gruffalo.

“Astounding!” said the Gruffalo.

(Donaldson & Scheffler, 2000)

“看见没有？”小老鼠说，“大家见我都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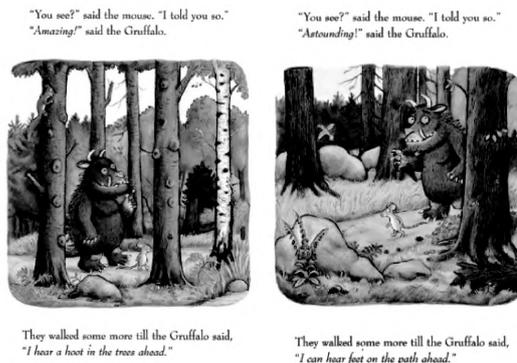


图6 英文绘本中咕噜牛的斜体话语

儿童绘本的读者是儿童，因此语言要富有童趣，用词不宜太深奥，句式不宜太长。同时绘本中的人物话语多以口语体根据角色定位呈现。交际的方式和媒介影响着交际者，也就是创作者对于绘本中的符号选择。例如：

(3) 英文绘本: “Gruffalo crumble!” the Gruffalo said,

And quick as the wind he turned and fled.
(Donaldson & Scheffler, 2000)

中文绘本: “咕噜牛肉!” 咕噜牛一声叫, 快得像风, 他转身就逃! (任溶溶, 2005)

原文将咕噜牛逃跑的速度比作“wind”, 采用隐喻的语式传达交际信息。中文绘本保留了原文的语式, “快得像风”同样采用比喻形象地传达原文的语义, 达到了符喻体认的多模态传递。

3.3 符化体认的多模态表达

符号化的过程是认识主体与客观世界互涉的过程。主体通过观察和感知, 将未知的事物用自己认知定势中原有的符号加以识别和阐释, 赋予符号新的意义(王铭玉、康喆文, 2021: 5)。在符化体认的多模态表达中, 图形、文字符号、口头符号、手势、接触等通过色彩、形态、构造等具体的感官信息传递, 更容易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陈松云、杨劲松, 2014: 15)。

以《咕噜牛》绘本的封面为例。在英文绘本封面的右上角, 咕噜牛所依靠的树干上有一块仿制金属圆牌, 标注了此绘本所获的荣誉。内圈是对角线斜着排列的“1999 SMARTIES BOOK PRIZE GOLD AWARD”(1999年斯玛尔蒂斯图书金奖), 外圈是四个“WINNER”(赢家)(Donaldson & Scheffler, 2000)。中文绘本(任溶溶, 2005)的封面上也有一块这样的金牌, 金牌里所刻的没有文字, 而是咕噜牛的头像, 下面是五颗小星星。外圈上方是“斯玛尔蒂斯儿童读物金奖”, 下方的小字是“聪明豆绘本系列”。出版社在此处保留了该绘本所获的奖项, 同时将金牌里的内容转换为了咕噜牛的头像, 更符合儿童阅读时的需求, 不仅完整地传达了原封面的符号元素, 在符号表达意义上传真, 又能够激发儿童的联想, 完成了符号的一系列生产过程。此外, 英文绘本此处设计的仿制金属圆牌采用凹凸压印工艺, 起到了一定的触觉效果, 在感官上也能吸引儿童读者(见图7)。

3.4 符间体认与符域体认的多模态表达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符号的间性可以是符号自身衍生出的符号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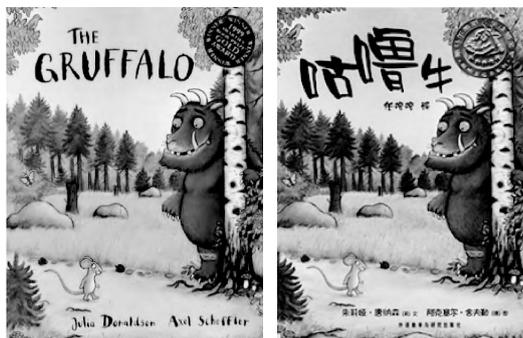


图7 《咕噜牛》英中绘本印压封面

或者是符号构成文本之间的关系, 而符号域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王铭玉、康喆文, 2021: 4)。符间体认和符域体认的多模态进一步扩大了符号间性的范畴, 使符号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和符号所构成的整个意义场域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活化”。也就是说, 这里的符号间性所呈现出的是多维的、立体的, 甚至可以说是无形的、有声的互动符号域。很多艺术形式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符号间性的多模态表达, 例如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 在表演时, 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 一边操纵皮影人物, 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 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 集声音、图像、动作为一体, 向观众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乡土故事。儿童绘本不仅仅是书面的文字, 也是口头生动的语言, 其特点之一便是韵律美。《咕噜牛》英文绘本中后半部分故事情节相似且每段文字都体现着文字符号与韵律符号结合的妙趣横生。例如:

(4) 英文绘本: A little mouse took a stroll in the deep dark wood.

A fox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ed good.

“Where are you going to, little brown mouse?
Come and have lunch in my underground house.

It’s terribly kind of you, Fox, but no —
I’m going to have lunch with a gruffalo.”

“A gruffalo? What’s a gruffalo?”

“A gruffalo! Why, didn’t you know?”

(Donaldson & Scheffler, 2000)

中文绘本: 一只小老鼠, 叽布叽布, 在密林深处溜达。

一只狐狸看到他, 馋得口水直滴答。

“亲爱的小老鼠, 你要上哪啊?”

进来吃顿饭吧, 树底下就是我的家。”

“哦，狐狸，你太客气啦！可是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吃饭，一会就见面。”

“咕噜牛？咕噜牛是谁啊？”

“咕噜牛就是咕噜牛！怎么，你连这也不知道？”（任溶溶，2005）

在上述的一段英文中，音律和谐，朗朗上口。第一句内“deep dark wood”压头韵/d/，同时又和“wood”的尾音押韵，文本押尾韵/aabbcccc/。中文绘本整体押韵为/aaaabbcd/，并没有类似“deep dark wood”的押韵格式，但是在“一只小老鼠，叽布叽布，在密林深处溜达。一只狐狸看到他，馋得口水直滴答。”这句话中“达”“他”和“答”押/a/韵。在词汇层面，原文前两句是两个完整的句子，中文将其拆分为小短句，同时，在第一句增加了“叽布叽布”来形容小老鼠的声音，并没有做到语词守恒，但是在表达层和联想层提升了儿童读者的阅读感受，使其看到图片中小老鼠在树林中散步的同时联想到了小老鼠的声音，更具拟人效果。在句法层，中文的句法和英文的句法均采用对话体，即小老鼠和其他小动物一问一答的叙事方式，将小老鼠和狐狸对话的整个场景活生生地再现了出来。

在语义层面，“A fox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ed good”，这句话并没有完全表示出狐狸想吃小老鼠的迫切心情，而是通过“good”一词描述出小老鼠的美味。中文用“馋得口水直滴答”，采用拟声词“滴答”，似乎让小读者真地看到了狐狸流下的口水，也体现出了狐狸想吃小老鼠的坏心思。

当狐狸邀请小老鼠到家里做客时，小老鼠婉拒了狐狸。“It's terribly kind of you, Fox, but no — I'm going to have lunch with a gruffalo. (Donaldson & Scheffler, 2000)”在中文里，我们在拒绝别人的邀约时通常不会直接说“no”，而是用“不好意思”“抱歉”等委婉语。中文绘本的语用场景便是拒绝狐狸的邀约，此处的“哦，狐狸，你太客气啦！可是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吃饭，一会就见面”增加了语气词“哦”体现出小老鼠对狐狸的“感谢”“客气”和“抱歉”，完整地表达了小老鼠的婉拒之意，同时也能让小读者感受到小老鼠欺骗狐狸时仍稍有害怕的心理。

4 结语

以王寅教授为代表的体认语言学团队近年来笔耕不辍，不仅在宏观上构建出了打破传统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又从微观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语料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足以显示出体认语言学的理论张力。体认语言学以“体认”为语言生成的核心，强调“体验”和“认知”在语言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可以说为符号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又撬起了新的支点。

体认符号学是基于体认语言学理论做出的符号学阐释，其核心围绕“现实—体认—意义—符号”的符号生成路径构成。多模态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感知进行符号意义生成和构建的符号系统。符号的多模态通过符码体认、符喻体认、符化体认、符间体认和符域体认实现意义传递的解码和编码，是对体认符号学研究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本文尝试将体认符号学理论与儿童文学绘本分析相结合，为儿童文学绘本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演绎了后现代人本视域下符号体认的适应性。鉴于儿童文学绘本对于多模态的论证较为有限，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在此笔者期待并呼吁后续能够对体认符号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

注释

- ①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中央文献核心语汇多语种词典编纂和数据库开发”（编号：KYD19027）和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用典中谚语俗语俄译的认知研究”（编号：TJYYQN20-0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Donaldson, J. & A. Scheffler. *The Gruffalo* [Z]. London: Pan MacMillan, 2000.
- [2] 陈松云, 杨劲松. 意义、表达与结构的三维统一——论多模态隐喻意义建构的哲学思维[J]. 外语电化教学, 2014(3): 14-19.
- [3] 程璐璐, 冯德煜, 尚晓明. 儿童绘本中的多模态转喻形式与类型[J]. 学前教育研究, 2020(10): 63-76.
- [4] 丁肇芬, 张德禄. 幼童话语符号——多模态意义模块建构探索[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6): 15-19.

- [5] 董敏. 论社会符号多模态分析的哲学意义[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4): 43-46.
- [6] 顾曰国. 多模态感官系统与语言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15(4): 448-469.
- [7] 胡易容. 多模态符号认知维度下的图像谱系考察——对米切尔图像谱系的一种拓展[J].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6): 3-12.
- [8]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1): 1-10.
- [9] 黄立鹤, 张德禄. 多核并行架构: 多模态研究的范式、路径及领域问题之辨[J]. 外语教学, 2019(1): 21-25.
- [10] 李战子, 陆丹云. 多模态符号学: 理论基础, 研究途径与发展前景[J]. 外语研究, 2012(2): 1-8.
- [11] 马大康. 多模态符号·具身性·审美活动[J]. 当代文坛, 2017(6): 4-9.
- [12] 任溶溶. 咕噜牛[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13] 佟颖,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守恒[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1): 99-110.
- [14] 王铭玉, 康喆文. 后现代体验人本视域下的符号体认观[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2): 1-8.
- [15] 王铭玉, 孟华.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J]. 当代修辞学, 2021(4): 70-85.
- [16]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体验人本观与认知语言学[J]. 外国语, 2012(6): 17-26.

Multimodal Expression of Symbolic Embodi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Picture Books of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Gruffalo*

Abstract: Illust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picture books, which are popular among children for their vividness and fun. According to embodied-cognitive semiotics, the path of symbolic embodiment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code embodiment, metaphor embodiment, intersymbol embodiment, semiosis embodiment and semiosphere embodiment. Taking the multimodality of symbol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picture books of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Gruffalo*, and trie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tudy of embodied semiotics and to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mbodied view of symbols.

Keywords: embodied-cognitive semiotics; multimodal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上接第10页)

- [32] 吴贇, 顾忆青. 中国网络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内涵、路径与影响[J]. 中国比较文学, 2019(3): 66-79.
- [33] 查明建. 译介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课题[J]. 中国比较文学, 2002(2): 8-15.
- [34] 詹金斯(Henry Jenkins). 融合文化: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rrelation, Di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play and convergence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media era. Translation, as a means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and ideas cross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parts from and also integrates into communication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y both conduct goal-oriente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ross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of each other while showcas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reative competence. 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and media changes the landscape of translation by way of bringing the two disciplines closer and making more salient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holds that, drawing on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be more systematic and inclusive, via extending the scope of objects and taking new research paths. In so doing, translation study can become more capable of examining new objects and phenomena, so as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Keywords: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media convergence